

你不知道危险将在哪一刻降临

你不知道伤心将在哪一刻到达

连谏著

迷香

Mi
xiang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连谏／著

迷香

Mi
xiang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迷香/连谏著. —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06. 9

ISBN 7-5057-2253-0

I. 迷... II. 连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 / 243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0799 号

书名	迷香
作者	连谏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印刷	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
规格	640 × 960 16 开 14 印张 160 千字
版次	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印次	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7-5057-2253-0
定价	20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(010)64668676

第一章 那些被率领的阳光们

1

左左的长腿，游荡在三楼晒台上，他望着悠悠的窗子，窗帘紧闭得有些暧昧，他嘴角翘了一下，又一次想到死亡。是的，他已为死亡准备了很多道具，譬如绳子、藏刀、从学校实验室偷拿的氰化钠等。有时，他会藏在房间里摆弄这些东西，摆弄来摆弄去他就笑了，其实，凶器是无特定象征的，任何物品都有致命性，甚至养育万物的泥土，携裹美好的绸缎……

很奇怪，每当想到死亡，他的耳道、心里、脑海中就会响起一阵阵笑声，尖利清脆，那声音像婴儿在一间空旷而封闭的房间来回爬行、大笑，回音缭绕不绝。

N多死亡细节，是他为一个叫陈年的男人设计的，其实，如果换一个使他们相互认识的媒介，说不准，他们会成为朋友。

使他们认识的，偏偏是悠悠。

当然，左左认为悠悠使他们相互认识并不是使他起了杀机的主要原因，而是，他看见了蔓延在陈年心中肮脏而卑下的毒，若他不下手，早晚有一天，爱令智昏的悠悠，就毁了，像一个虔诚的殉道者，心甘情愿地任由他毁自己了；他若不下手，她便永远无从看清，这样的殉道，是多么的可笑与不值得。

那么多人惧怕死亡，它是人生最大的惶恐吧？将一个人活的权

利剥夺了；使他，再也不能享受美好的阳光嗅不到馥郁的花香不能拥有醉人的爱情；是对生者最残酷的惩罚，是眼睁睁地看着身体背叛了自己，却无力救赎。

左左摘下一片栀子花叶，咬在唇间，微微的苦涩沿着舌尖蔓延开来。

死亡是件多么富有诗意的事情。这样想着，他的眼里就涣散出了迷幻的凌乱，像看到了完美的梦，在面前摇曳，恍如画面。

他蓄谋了不是一天了，他的耳道里心里脑海里，总是响着一个孩子的笑，清脆，神秘，愈笑愈是冰冷。

他掌心里沁满了冰冷的汗水，他在夜里拼命地想，我为什么要杀死那个人呢？这一生，他是必要杀死一个人的，若陈年不曾存在，那个被杀死的，便将是自己了，他将，在对悠悠的痴爱中迷失自己，像风，在密封的盒子里找不到去路。

他问自己。

答不了，就坐在黑夜里失神，望着无边的黑暗，想象陈年被车撞死了，鲜血淋漓，他想象陈年在街头被混混们打死了，他倒在地上的样子很残酷……

他觉得冷。非常的寒冷，被风携裹着钻进了他的身体。这些纷纷闯进他脑海里的死亡场景，技术性过于匮乏，并不合他心意，太缺乏诗意了。

他希望任何事物都是优美的，哪怕是杀戮，这样，才符合他的性格他的审美。

天，总是那么快就亮了，亮亮的白天告诉他，他是个耽于梦幻匱于行动的胆怯男子，有很多幻想，只能停在那里，永远的是幻想。他很沮丧，他不想成为凶手，但是，他必须那样吧？他是那样喜欢自问的一个男子。

没事的时候，他坐在三楼的晒台上，望着关闭的窗帘，设计完

美的谋杀情节，已成为了嗜好，像一个热爱航模的孩子仰望航模飞翔，每当一个设计完成，他就会在臆想里露出暖暖的笑容。

那窗帘的里面，便是一张巨大而柔软的床，它看上去那么阔大而柔软，像无边蓝天上悬着的云絮，只是，那云絮里演绎着悠悠与陈年的幸福却跌落在左左的痛苦。

许多次无意间的偷窥里，他恨不能跳将起来，一把抓起那个伏在悠悠身上的畜生，扔将下楼，看着他肝脑涂地才叫快活。

可，他又是那么胆怯，长这么大了，他不仅从没动手打人也没骂过任何人，他是个安然善良的孩子，所有人都这样以为。

没有人知道，爱，让他心里，驻满了杀机。

噢，对了，那个被他在臆想中谋杀了一万次的陈年，他高而帅，有着挺拔的鼻子，落拓锐利的脸型，自私地霸占着悠悠的心房。

左左想以爱情的名义搬进悠悠心房里去居住。

可，悠悠不许，她是爱陈年的，没有任何余地地拒绝了他，然后，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地匍匐着身体，爱着自私的陈年，有时，左左这样开脱备受煎熬的良心：假若，陈年值得悠悠去爱，自己就会输得心甘情愿。

事实不是这样，一切都是注定了的，注定了他必要牺牲自己拯救悠悠，她已中了蛊，不会自己醒来。

左左也会恨恨地想：人怎就这么贱呢？悠悠对陈年的爱，是那样的饮鸩止渴。左左望着胸口，他真的很想、很想，像《大话西游》里的孙悟空一样，打开胸腔，让她看一眼，自己的爱是那么的真挚那么的热烈，为什么她要不屑？

赤裸的、白皙得略显羸弱的胸口，让他的心，一颤一颤地抖着疼，他用小指的指甲，在胸口反复地划，尖利的疼在皮肤上蔓延，很快，这疼就钻进了心里，皮肤上的疼，就感觉不到了，他的脸，在暗夜里，是那么的潮湿。

他不停地在黑暗的房间走来走去，他想冲到城市的街上奔跑，他想奔跑那个叫陈年的男人的眼前，将一柄冰冷而锋利的刀子，插进他的胸膛，然后，看着惊恐在他的眼里，随着生命特征消失而散淡而去。

2

怎样才能完美地杀死陈年呢？这是左左的课题。

总有那么一天，他会实施的。21岁的大二学生左左，是这样暗暗下定决心的。

谁让陈年像一块巨石挡住了他爱情的去路？

天空有雾，昏黄的太阳挂在高高的柿子树梢，他想起了初见悠悠的那天，天空湛蓝，阳光明丽，他正在晒台上一荡一荡地晃悠着长腿，院子里的玉兰，花期将了，赭色的甬道上，躺着一层孤苦伶仃的落花，嫩绿的小芽儿正从枝条上钻出来，风竹们绿得蓬勃了，柿子树枝叶肥硕，伸展在空气中，他垂下目光时，看见一位女孩子正拖着巨大的行李箱，慢慢拐过褐色的石条台阶，站在院里，仰起头，打量了一下院子，目光与左左的目光遭遇，然后，她粲然一笑：请问尹河先生的家是不是这里么？

整栋老楼都是左左家的，属祖上遗产，他的父亲——尹河，将一楼东侧几间留下自住，西侧和二楼一千房间全部出租，租金让他和婆娘不需上班就过上了小富既安的日子，而且显得非常之闲云野鹤。

左左呆呆地看着她，慢慢地张开嘴巴：是的，请问您是哪位？

女孩子咯咯地笑了，她指了指左左的身后：我是这里的新房客，喏，就你身后的阁楼，伊先生说把它租给我了。

正当左左也璀璨一笑时，就听一声锐利的破空而来：他说租给你你就租给你了啊？我不租！

左左的脸，一下子就红了，说话的，是他的母亲李小兰，她时常坐在院子里的玉兰树下编织围巾。

左左仔细去看时，她已气势汹汹地立在了女孩面前，两手攥着织了大半的毛线围巾道：我是他老婆，我说不租给你就是不租给你。

女孩子一本正经地看了她一眼，粲然一笑道：你是谁干我什么事？我又没问。说着，就拖着行李箱绕过了她，向老楼门口又前进了几步。

李小兰似乎是愣了一下，然后，紧追过来，将手里的围巾，劈头盖脸地就扔了过去，它太轻了，像一瓣落花，轻飘飘地落在了女孩的行李箱上。

像一条怪异的尾巴。

3

左左离开了晒台，沿着木质楼梯，飞快地向楼下旋转，惨淡的光线从北窗上惨淡地渗透进来，随着左左的脚步声，发出了只有保养很好的木质楼梯才会发出的呱呱响声。

左左感觉是自己飘落到女孩面前的，像一阵无根的风，心情愉悦时，他就真的会有脚下生风的感觉。

左左微笑着拉起女孩的行李箱：我爸爸出去下棋了，你可以到我房间等他。

李小兰劈手夺下行李箱，望着左左的眼睛：我说了，不租！

左左笑了一下，掰开她的手，拖长了声音叫了声妈，然后，低声说：您怎么那么喜欢不让别人称心如意？

李小兰张开了嘴巴，鲜红鲜红的唇，像两片拉长的布帛，那些声嘶力竭，终又是在左左似笑似嘲的微笑中，噤了声。

左左拉着行李箱走过赭石甬道，女孩忽然指了指地上皱成一团的褐色纸张样的东西问：这是什么？

左左仰了一下头，指了指树上依旧残存不落的玉兰花说：是玉兰落花，一到春末，它们就像用脏的抹布落满了院子，扫也扫不净，哦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
悠悠。女孩嘟起优美的唇哦了一声：玉兰花落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她的眼梢里，滑过了一片失落的云朵。

悠悠……左左自言自语似的重复了一遍，又道：我叫尹北左。

悠悠的小鼻子皱了一下，算是回答。

左左心里，荡漾着春光明媚般的幸福，忽然，他听到了一声尖叫，是悠悠，她双手抱在胸前，眼睛瞪得圆圆的，盯着一只蹿然钻进风竹丛中的老猫。

她的样子，让左左又爱又怜，想捉过她的手，合在掌心里暖着，却又怕太显唐突，便忍住了，低低说：别怕，是楼后的傻子家养的猫。

甬道两侧是细细的风竹，每每风吹，便簌簌作响，如泣如诉，无风且是光线很好的中午，竹丛里便隐着相互嬉戏的猫们，它们体态肥硕，宝石样的眼球，在黑夜里闪烁着幽幽寒光。

左左和悠悠站在楼梯口等尹河回来，他的目光，躲躲闪闪地在悠悠身上起起落落，像雨后的蜻蜓。

悠悠大约感觉到了，却没甚反应，始终盯着浑浊的天空，左左想，天空有什么？值得她看得这样专注呢？他也仰头，只看见大片浑浊的云朵，像巨大的幕布，将整个天空遮蔽了。

显然，悠悠瞥了他一眼，又撇一下唇，将目光收回，从背包里掏出口香糖，兀自吧唧吧唧地嚼，不时对着一只圆型小镜，用小指弹弹睫毛，她的小指指甲，是晶莹的幽蓝色，幽蓝色里，开着一朵水红色的米粒小花，小巧精致，那么翘那么弯的睫毛，将左左的心忽闪得痒痒的，他觉得自己心里有一股软软的东西，正无穷无尽地向外汹涌着奔流。

忽然，悠悠手里的镜子，落在地上，啪的碎了，四分五裂地躺在地上，向着苍茫的天空散发着银子一样的光芒。

左左抬眼，就见傻子笑嘻嘻站在楼梯口一侧，满眼温暖地看着悠悠，透明的哈喇子顺着嘴角垂下来，像一道透明的冰棱，他的目光，在悠悠身上爬行，宛如一只无形的手，正深情而缓慢地抚摩。

左左低声喝道：傻子，上一边站着去。

傻子没听见一样，依旧盯着悠悠笑个没完，没人知道傻子的真实岁数，好像他一直在壮年期，常常趴在老楼的围墙上，望着街心，每每有女子走过，他便笑得灿若春天，透明的哈喇子拉着长长的尾巴，坠落到街边，当然，恰好落到美女身上的时候也曾有过，为此，傻子还曾挨过一次暴打，那时，左左才七岁，放学回来，他看见傻子被一强壮男人压在身下，男人似盆大拳，风声雷动地落在傻子身上，傻子鼻青脸肿满嘴哀号，再然后，傻子干瘦干瘦的母亲擎着一把斧子从楼后冲了出来，她目露凶光，菲薄的唇间蹿出了世间最为恶毒的诅咒……

结局是茁壮的男子拉着他妖冶的女人落荒而逃。

傻子又往前凑了凑，左左几乎是呵斥道：傻子，你再往前走我就揍你了！

这时，就见一只瘦骨嶙峋的手一把拉过傻子，一个阴冷的声音道：打一个孩子是伤天害理的，会遭报应的。

是傻子的母亲，她边拉着傻子往老楼后走边低声絮叨，李小兰正有气无处撒，这些絮叨恰被她收在耳中，便跳脚道：我们伤天害理？我们伤天害理也没有厚着脸皮白住人家房子几十年！

埋头往前走的老太婆便站定了，望着他们，又定定地看了悠悠几眼，左左觉得，望见悠悠的刹那，她眼里游过了一片阴暗，像平静的天空，眨眼间乌云翻滚，然后，她开了口，声音，竟是那样的失魂落魄，她呆呆地望着悠悠说：是你啊，你来了啊？

口气是那样的熟稔，仿佛，她与悠悠相熟千年万世，因着时空被相互隔绝多年，而今，终于得以相遇。

说完这句话，她便不再多语，拉着傻子匆匆回楼后的小平房去了。

左左怔了一下，看着悠悠：你认识她？

悠悠摇摇头，一脸的莫名其妙，李小兰冷冷说：她身上是有巫气的，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，她经常看见一个穿着紫色金丝绒旗袍的女人在深夜的玉兰树下哭，我看了一下你祖上留下的老照片，那个女人就是你曾祖父的外室，在你曾爷爷逃去台湾后的第四天，在玉兰树下吊死了。

李小兰轻描淡写地说完这些，径直进楼去了，悠悠听得瞠目结舌，踟蹰着不敢往里走，左左上了几步台阶，回首来笑：别听她的，我妈是不想租给你房子，才特意说这个吓唬你。

悠悠将信将疑：看上去你妈很讨厌我，为什么？

我妈不喜欢女人，特别是漂亮女孩。左左轻笑，而他的心，已是不安起来，不知为什么，他总觉得，楼后老太婆的眼里，装着很多他人所不能知的前尘后世，但，他不能让悠悠看出来。

悠悠笑了，很释然的。所有女人都是喜欢被恭维的，天使也不例外。

她跟着左左进楼了。

许多年后，左左还能记得，在他 21 岁的春天，悠悠就像一个橘色的精灵，率领着一身阳光，闯到他的面前，她仰着脸向他笑的样子，就像一瓣在糖水中浸泡了许久却剔透晶莹的橘子。

在他记忆里的悠悠，一直是橘色的，就像一抹悠长的橘色光芒，停立在午后的行李箱上，染成橘色的长发，像一片粼粼的水波纹，沿着她的肩，一路倾泻在腰间，她轻盈地立在院子里，让左左想到了很多美妙的词汇，譬如天使譬如剔透晶莹，这些抽象的词汇，因

着她的到来而具象起来。

4

其实，左左知道，李小兰所说，是有历史渊源的，当年，这座楼院是曾爷爷买给宠爱的外室的，也确实是他抛下了外室去了台湾，外室从失望到无望，便自缢身亡了，由留在青岛的爷爷继承了房产，只是好景不长，解放后，老楼被充了公，由十几家居民割据，爷爷举家被驱赶到乡下老家，直到一九八〇年左右落实政策，老楼才算是物归原主，只是，楼依旧，人已非了，爷爷已在寒病交加中作古七八年。

美了的是尹河，正是青春无限好，加上一栋老楼的身价，在世俗世界，灯红酒绿的爱情，岂能不似激浪拍岸般地汹涌而至？说白了，人不过是食五谷杂粮的直立动物而已，芸芸众生，有几颗心能彻底脱了俗，所以，太多的爱，还是市侩的，尹河终是在纷纷若绕花蝶的美女丛中挑花了眼。

在蝴蝶群里穿行一辈子，娶回来的却是只蛾子，每每吵架，尹河便搬出这话，将李小兰刺激得跳将起来，几乎要将楼板顶塌。

尽管如此，尹河对李小兰却也并无弃意，宛如她已是旧年墙上的一壁陈画，虽是看倦了，但，尚无掀下来的必要了，因为，再去觅一画来补缺，也是件费周折的事，不如，由它张挂在那里，他该出门觅新画就去觅新画，反正，铁定了李小兰是没勇气揭竿而起的。

这栋百年老楼，给了她多少实惠，譬如她的虚荣，譬如她的衣她的食，哪一项不是赖老楼以生存呢？而老楼，是尹河的，她是多么的需要牢牢坐稳了伊太太的椅子，随后，她所想要的一切，才会到来。

左左推了一下门，门纹丝不动，被从里面关上了，左左便冲面上略有尴尬的悠悠道：其实，我妈很善良，就是有点任性。

尹河说那不是任性，是泼，女人么，一旦泼起来，作为女子应有的矜持，全都化为乌有了。

左左冲楼梯扬了扬脑袋，示意悠悠跟他走：反正我爸说把阁楼租给你，索性，我们去三楼的晒台上等他吧。

悠悠迟疑了一会，说算了。伸手来拉行李箱：我觉得你们这里怪怪的。

左左的脸，一下子红了，死死地扣紧了手指，不肯将行李箱还她：可是，你已经和我爸说好了。

夺不过行李箱，悠悠有些恼了，牙尖齿利地道：是说好了，但是，现在，我决定不租这栋阴气森森的破楼了，成吧？

左左说：你走了，我爸会误会我和妈妈的。

你爸误会你们干我屁事，再说了，就你妈那泼妇德行，还需要误会嘛，我看她是欠揍！

这句恶毒的话，显然惹恼了左左，他怔怔地看了悠悠一会，眼里，渐渐有了晶莹的透明，他一撒手，赌气似的将行李箱扔在地上：你有一颗和外貌不相称的心。

你索性说我恶毒不就得了？悠悠不以为然地说着，去拉倒在地上的行李箱，当拉起拉杆时，行李箱很宿命地碎了，腾的碎成了两片，如同两片之间从来就没有过相互联络，女孩子的娇艳内衣、化妆品、杂志等，以肆无忌惮的姿势，铺展在走廊上。悠悠愣了一下，手忙脚乱地去收拾，可那些收拢起来的東西，仿佛是受尽束缚之后终于得到了无限的自由空间，在散落的瞬间，它们的个体统统比从前膨胀了几倍，再也不是原来的低眉顺眼。

碎成了两片的行李箱，像夜色中的荡妇，两片之间，距离很远处摊开着……

悠悠终于放弃了收拾它们。

她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眼里噙着泪水，恨恨道：这破楼里到处充

满了魔气，自我进来，就没给我好颜色看。

左左扑哧就笑了，知道她终于妥协了，不会走了，尽管她心里充满了怨气。

5

悠悠坐在晒台上，春末的阳光铺洒过来，将整个晒台笼罩在橘色的光晕里，悠悠就像一道隐没其中的光束。

左左一趟又一趟地往上搬东西，行李箱碎了，他不得不一点点地往楼上拿，当他收拢最后几件外套时，他发现几件浅颜色外套上多了几个模糊不清的脚印，他便知，定是李小兰趁自己上楼时，将悠悠的外套狠狠踩了几脚，然后，又没事人一样躲回家去了。

左左用两片叠起的行李箱托着衣服站在那里，长而幽暗的走廊，寂静无声，他在门上轻轻地踢了一下，就上楼去了。

他们就坐在晒台上，一直将黄昏坐得渐行渐近了，悠悠偶尔会点一根香烟，眯着眼睛看他，那种眼神，让他想到了一种食肉的小兽，在窥视着盘踞在眼前的食物。

他每看一眼悠悠，就觉得自己身体里活动着无数小小精灵，它们在他的心房、在他的骨骼上、在他的皮肤上舞蹈，轻盈而灵巧，它们柔软而透明的脚丫们，将他周身的神经踩踏得簌簌做痒。

那天，是左左最幸福的日子，无数朵幻想的花朵，在他心海里，一朵又一朵地连续洒开，仿佛一片无边而芳香的海洋。

人，什么时候是最幸福的呢？

是能看得见未来的日子吧？而未来是什么，其实就是幻想吧，只有幸福的人才会耽于幻想，它那样的美轮美奂，怎不令人入迷？

第二章 看似飞翔却是坠落

1

尹河是天黑透后回来的，他无声无息地走上台阶，白色的衣裤宽大而柔软地在晚风里舞蹈，像白色火焰，将夜色温暖地点燃了。

刚走到玉兰树下，就听他大声问：左左在家吗？

他喜欢用这句问话，以告诉李小兰自己回来了，可以开饭了。

回答他的是一只茶杯，从敞开着的窗子飞出，准确无误地落在他脚边，啪地，就碎了，清脆的瓷器破碎声，伶丁滚过甬道。

尹河骂了声神经病，用脚狠狠地踢碎瓷，碎瓷将柔软的小羊皮鞋划破了条口子，他抬起脚，望了一眼，扑扑地吹了口气，有点心疼，租阁楼给悠悠的事，他已忘了，更忘了已约好今天交接房租和钥匙。

这桩生意是房产中介所给搭的线，悠悠先前租的房子到期了，在房产中介所遇到了正在登记房产信息的尹河，一个有需一个有求，在中介所婆娘的碎嘴絮叨下，一拍即合。

尹河慢腾腾地进了家，餐桌上冷冷清清，一只苍蝇在明净的桌面上无聊地摩擦着翅膀，全然是无饭可吃的架势，见这态势，尹河就知，一场口水仗又免不了。

喷溅口水的争吵是他所不屑的，他最爱，不动声色地扔出一句话，将李小兰噎个半死，就如他不动声色的用一句话，将一些女人

的心撩动得如着了火。

见他进来，李小兰气咻咻地关了电视，腾地站到他面前：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就把房子租给了那个小婊子？

她总是记不住，其实，这样的做态，对尹河是无用的，多少年来都是如此，女人的愚蠢，大抵都是这样的，譬如女人们习惯用一哭二闹三上吊挽留男人逃跑的心，在根本上从来就不会产生什么积极效果，可她们，依旧将这三招使用得乐此不疲。

尹河怠慢地抬了一下眼皮：因为她既年轻又漂亮。

流氓！李小兰顺手将一只茶杯扔过来，尹河一伸手，牢牢地接住了，杯里的水洒了出来，洒了他一身，他一下子就恼了，一扬手，将茶杯扔向李小兰，她一闪，正好砸在电视机上，啪啦一声，屏幕正中开了一个洞，可见尹河是使了些狠力的，见他真的怒了，李小兰便收声敛息，眼泪刷刷落，控诉道：我跟你了你22年没功劳也有苦劳，就是看在我给你们伊家生了一个好儿子的分上你也不该这样待我……

尹河背着手往外走，嘴里不忘愤愤道：犯贱！！

走到门口，又折回来，恨恨问：你把人赶走了？

我能赶走就好了，你的好儿子带着她在三楼晒台上等你呢！李小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。

尹河闻言，笑着说：到底是我儿子。

2

就这样，悠悠在阁楼住了下来，看得出，她对阁楼的状况，心满意足，在三楼，除了一个偌大空旷的晒台，就是一个二十多个平方米的房间，房间对面，是卫生间，大约六个平方米，墙上贴着古老的彩色瓷砖，显得典雅而静谧。

她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，清扫房间，把卫生间冲洗得散发着清

冽的山泉气息，她哼着爱情就像落叶看似飞翔却是坠落进进出出……

很好听的一首歌，不知为什么，左左听着听着眼睛就湿了，心里，生出了无边的绝望，就像，在没有光线的海底。

据悠悠说，她来自盛产猫耳朵面食的大西北，大学毕业，只是，那所大学太无名了，无名到许多人压根就不知它的存在，无名到有几家招聘单位愣是以为她的文凭是假的，那所所谓的大学是她编出来的，那纸文凭让她自感卑微，撞过几次挫伤自尊的南墙后，她便死也不肯去大公司招聘席上自寻其辱了，他们看她的目光，叵测多疑，他们询问的语气，端倪乖戾，像无形的刀，一点点剥削着她的自尊。后来，她选择在一家商场卖香水，卖各种各样的、各种档次以及颜色的香水，每当她从左左身边走过，就像一阵奇异的香风，轻轻然地，飘过了左左的面前，没有人形容得出那种香，左左曾在同学面前描述那种香，同学们纷纷嘲笑他犯了花痴，因为喜欢悠悠便在意识里将悠悠给完美化了魔幻化了。

左左也不辩解，一声不响地带他们去悠悠的商场，远远地看悠悠。

他们见过悠悠之后，便沉默了。

是的，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美好的女子，她的眼神，像一缕袅袅升腾的奇异的迷香，能将人的心带跑，她看你的时候，让你忍不住想伸手去触摸她的目光，尔后，捧过来，一点点吸入心肺，从没人能给予他们这种感觉，目光是有形的，美好到令人想拥有在怀的。

悠悠住进老楼的一周后，左左的心，就从幸福的云端跌落下来。

那天晚饭后，左左说有道化学题解不了，要去晒台上吹吹风，于是，李小兰就用鼻子笑，好像已将他整个的洞悉了。

左左假装没看在眼里，依旧抱着一本书去晒台了，才上了几个台阶，就听尹河说：上面没灯，你怎么看书？